

散文

秋分至母愛深

■江苏张新文

据《春秋繁露·阴阳出入上下篇》记载：“秋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，而寒暑平。”古人是智慧的，能够知晓秋分的那日白天和黑夜是平均的，如果用长度来计算时间的话，昼与夜是等长的；更为睿智的是在“寒”与“暑”之间，发明了“凉”字，既不寒冷也不炎热，唯有秋天才有的凉爽和怡人。

秋分过后，昼的长度减少，夜的长度被一天天地拉长，节气正一步步向秋天的深度迈进。原本还是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夜晚，那晚敲击键盘太晚和衣而睡的时候，妻子轻手轻脚给我盖了棉毯在腹部，徒留手脚于外……晨起，妻子嗔怪道：夜凉如水，珍重加衣！你以为这是睡草铺呀，也不脱衣服？要不今晚你把棉肚兜穿上。

“最是童年总入梦，纸上留我旧故乡。”妻子的话，使我的思绪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；回到了童年的秋天；回到了“夜凉又秋分”的母亲身旁……

秋分时节，那是农村最繁忙的时候，“白露快割地，秋分无闲田。”割稻

谷、割黄豆，还要播种小麦，农谚也正说明了此时农事是何等的忙碌。劳累了一天的母亲，每晚睡觉前总要给我们穿上棉肚兜，她常说秋天孩子的脚不安生，总把盖在身上的被子蹬掉地上，稍不注意就会冻肚子。所以，每到立秋的时候，她就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做棉布肚兜子。母亲针线活做得好，夜晚穿在身上既舒服又得体，关键是每年秋天从没有冻过肚子，闹过病。

记得刚结婚那会儿，刚好也是在秋天，母亲用竹尺在我身上量着，没几日给我做好一个红红的棉肚兜，当着妻子的面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脸热胀着。

“娘，我都是大人了，你还给我做这个……”

“大人咋啦？天凉了，肚子重要！再者说了，夜晚穿一下，不丢人哩！不但你有，你媳妇也会有。”

没几日，母亲也给我妻子做了一个，颜色和款式一模一样，这两件母亲亲手缝制的肚兜，被妻子压在箱底视

作珍宝，天底下的母爱是多么的温暖和伟大啊！

春华秋实，秋天是果类成熟，谷类收获的季节，达官显贵此时除了秋游，就是大饱口福的好时节，比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，吃螃蟹是少不了的，第三十八回写道，大家坐定，凤姐吩咐丫鬟，叫拿来十来只螃蟹，蒸着吃。从这一细节不难看出，凤姐管家真的是一个高手，蒸多了，吃不完，岂不浪费；不够吃，不要紧，现吃鲜蒸，可以说“蒸”在烹饪中，是最简单、最节约时间的一种烧制方法了。再者，凤姐也是一个美食大咖，螃蟹只有蒸着吃，才能保留得住螃蟹那股子固有的味道，无论咀嚼还是吮吸入口，鲜美总是在唇齿之间氤氲缭绕，犹如平静的水面落入一粒石子，鲜香一圈圈，在口腔里漾荡开来……

生在农村，吃螃蟹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，但是，苹果、枣子和梨我们还是吃到。秋分时节，气候干燥，人呢？也会变得燥起来。母亲这个时

节做的最多的是青菜，菜园里青菜长得很旺，母亲或是炒青菜、或是烧青菜汤、有时还变着法的做菜米饭给我们吃，她说吃青菜补身体，少生病。苹果和枣儿她会让我们洗净生吃，可是，买回来的梨她都是煮熟给我们吃。她说梨是利泄的水果，孩子吃多了只要冻肚子就会腹泻，只有熟吃是最好的，不但能起到秋补的目的，还能防止腹泻。母亲会把梨洗净，先用干净的纸包裹好，再在纸上裹上黄泥，跟做叫花子鸡似的，埋在煮好饭后火星四射锅腔内的灰堆里。烧好后，在地面轻轻地磕落黄泥巴，揭开裹着梨的纸，因为烫手的缘故，油亮的梨儿会在两个手心来回的蹦跳着，即便灼热得烫手，我们口馋得仍然舍不得把它从手里放下来，生怕一旦离了自己的手，会被别人抢去似的，只有把一个熟梨心满意足地吃下肚的时候，才想起父母已经下田劳作去了，才想起母亲为了孩子总是省吃俭用，无怨无悔……

秋分夜更凉，母爱深如海，记之。

光与影

■八路

光与影
黑与白
是艳丽的白和朴素的黑
太阳和月亮
晴空和黑夜

伸开五指
看不清手上的纹路

有时候在黑夜里
我还是习惯地伸开五指

只是试图找到那些
生命爬行过的痕迹



花胡哨 摄影张金卓

那一轮唐朝的明月

■吴春萍

举头望向那一轮唐朝的明月，千年以来，一直亮到今夜的窗前；凉若秋霜的剪影，投射一地，岁月的风烟。“举杯邀明月”的诗仙李白一低头，月光变矮；床，慢慢在婆娑的月影里变白、拉长，故乡在一杯诗酒的泗渡里“对影成三人”……

那一轮唐朝的明月，月华如水，月光浩荡；摇——橹思乡的桨，在时空隧道里闪闪发光。千年的时光，万里的路；哪里才是岁月的尽头？哪里才是诗人的故乡？

一列火车从天而降，笛声在夜幕中悠悠鸣响。一节铁轨，骑一匹唐朝

的快马，高速奔驰在急急忙忙前行的铁道上一——在铁路的尽头，诗人站在出发的地方。扬一头银丝，把那一轮唐朝的明月，碎成一火车皮故乡的行囊；咣当咣当，在深夜里一路回响……

那一轮唐朝的明月，乘坐最快的一列火车——千年的时光快骑，也没

有办法，在今夜，把万里外的故乡，送你身旁。于是，爬山涉水；一缕秋风穿越千山万水——李白“举头望明月”的那一刻，故乡满是褶皱的目光，在床前洒下一地柔柔软软的银霜。等不及诗人一低头，山重水复；那一轮唐朝的明月，坐在青藏天路的火车上，坐在南

下的列车上，坐在北上的卧铺上，坐在通往四面八方的铁道上……高唱一声刚猛秦腔，哼哼温柔如水的江南小调，字正腔圆来一曲京剧；再来一支多姿多彩的“中国好声音”，一支牧羊曲、一支摇篮催眠曲——直到把月光唱进云层里，把故乡唱到梦里睡觉去……

散文

要臭脚不要豪宅

■钱海

天上的乌鸦最坏，地上红儿（我的乳名）最乖。父亲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不管他处于什么目的，对于年幼且不懂事的我来说，满肚子如同灌了蜂蜜，兴奋了我的整个童年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飘到天上。父亲如此高的“褒奖”，无形中把自强的种子播进了我的血统。为长期享有父亲心中的“地上红儿最乖”，从小学到初中到读师范，再到走上工作岗位，学习上没有让父亲操过心，工作上牢记父亲的教诲。四十载春秋过去后的今天，跟一起工作的同学和同事相比，我仍在“原地踏步”，除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外，平头百姓的角色没有变。没能混得一官半职，但在父亲心中，我还是原来地上最乖的红儿。看着我制作的一件件精美的木雕作品，画的一幅幅漂亮的山水国画，写的一篇篇发表在大小报刊上的文学作品，或听到我忙里偷闲时吹奏出一首首优美旋律，岁月强行挂上父亲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少了许多，舒展了许多，父亲脸上绽放出一朵朵菊花般美丽的笑容。

好景不长在，好花不开常。没想到，我和父亲浓烈的父子情会在某一天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，渐渐淡

化。这个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无数次的拷问自己后，总算找到了答案。

省吃俭用，是父亲和广大农民的传统美德。农村人挣钱难，要把挣来的钱爽快花出去更难，钱不是他们的命根，但他们时常把钱看得跟命一样重要，农村人的钱几乎都要捏出汗后才花出去的，农村人的生活标准不高，这与他们挣的钱不多有关。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在农村这是省吃俭用的老人们最真实的生平写照。而我的父亲不是这样，在他看来，只有生命的东西才有繁殖能力，钱没有生命，一块钱装十年，一百年还是一块钱，下不出子儿来。父亲的心里埋着这种理念，如今，父亲都已奔七，可他依然强撑着身体为人民币“卖命”。父亲每天脚不闲手不停的，巴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。到建筑工地砌墙，为乡亲们修理农具，编制篾具，只要有赚钱的路子，父亲都不会错过。半年、一年，或在长或短的周期内，父亲把“拼”来的血汗钱都给了几个儿女。我是一个国家干部，出于面子，更多是出于对父亲身体的担心，我多次找父亲谈心让他放弃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，告诉他吗，他的健康就是子女

最大的幸福，每一次谈话，效果都相当明显，父亲都会爽快的答应下来，可最终我所有的话语，包括父亲的承诺“有效期”都是特别的短暂。一袋蛋糕的保质期七天，可父亲的承诺有效期不足七天，我前脚离开家，父亲还是原来的父亲，依然做着金钱的奴隶，父亲的思想里只有儿女，没有自己，父亲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，这台老迈的机器只要还能创造出一定的价值，就要创造出一定的价值，直到锈死而不能动弹。看到和父亲一样年纪或比父亲还小的身边人因病离开人世，我才担心起父亲来。是啊！父亲把钱都给了我们，我们都把钱去买了房子，谁吃了五谷杂粮不生毛病？万一父亲这台“机器”哪一天出了毛病，咋办？这“修理”的费用咋办？父亲不服老，可散落在脸庞的像风化化石上的碎片一样的老年斑，一再提示着我。我的良心在谴责我，是该强行让这台“机器”进行休养的时刻，无奈我只能使出了杀手锏。

父亲被强行从老家弄到城里跟我一起生活。城里的水泥房子比起农村的土瓦房来说，要漂亮得多，要昂贵得多。看着能照出人影连苍蝇都歇不稳的地板砖，父亲总觉得难以下脚，出门、

进门都要换鞋子，一天进进出出多少趟就要换多少回，父亲对这种“皇帝的新装”式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应，其实更不适应的是我和妻女三人。父亲的鞋一脱，一股纯正的豆鼓味即刻弥漫整个屋子，不可阻挡的往妻女的鼻孔里钻，妻子被熏得逃命般往阳台上躲，女儿则往被窝里钻。我只得劝父亲要勤换鞋，勤洗袜子，同时买了“脚臭一次净”让父亲泡洗。可一切终究都是徒劳，什么措施也抵挡不了父亲顽固的臭脚。父亲的脚依然还是臭，妻女的第一次逃离，父亲不明其所以然，父亲是从第二次开始明白其间的原由的，我也是从父亲第二次脱鞋突然间挂红的脸色知道的。

父亲回到了老家。父亲是为了我家里面的空气不被他的臭脚污染才回去的，脚臭的人所穿的鞋也臭，鞋怎么会臭呢？人的脚不都一样，父亲的脚怎么会臭呢？我在思考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是鞋把脚搞臭，还是脚把鞋搞臭，为什么我的脚不臭？为什么读中学时我号称宿舍“第一臭脚”，而现在不臭了呢？反复思考，我得出了答案。父亲的脚是被父亲的地板砖，父亲总觉得难以下脚，出门、

鞋是名牌鞋，除汗透气性能好，而父亲的鞋最好的也只是乡街子上订做的假皮鞋，那一刻我的心只能用一个个词语来形容：无地自容。

活到70岁，父亲穿过的最好最贵，也是他认为最合脚最好穿的皮鞋是我结婚时大哥买给他的那双森达。一穿就是五年，换了底，鞋帮也补了多次，父亲仍舍不得丢。一个周末，我再次回到久违的老家，把所买的“帮赛”、“奥伦”、“蜘蛛王”一双接一双递给父亲。父亲接受了我的鞋，却拒绝了回到城里与我一同生活的要求，尽管我磨破了嘴皮，父亲依然找种种理由搪塞。我知道父亲不想让自己一双臭脚“搅乱”我和妻女的生活，可我更不忍因一双臭脚就剥夺父亲享受天伦的权利。迫不得已，还是这下三滥的手段管用。我向父亲摊牌，倘若不依我的要求，我只能把城里的房子卖了，一家老小回老家农村与他共同生活。你养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。我坦言，我只要臭脚，不要豪宅。那天父亲哭了，我也哭了，我们一家都哭了。

风雨在心上，孝道在头顶。父亲回到了我的身边，现在父亲的脚不臭了。



■张巨文

月光悠然
隐没的时光里
我于你
只隔开了一朵花转身的距离

银白的发丝
通透了尘世的许多遐想
云朵悠然
我于你
只隔开了一汪秋水的距离

秋雨敲窗
潮热的呼吸清朗起来
望向你犹似这
呈了一片素衣烧出的时光
我与你
只隔开了盛夏与清秋的距离

那朵红玫瑰，那片月光
散落在字典里
我与你
只差这一阙清词与一碗薄粥
平仄间只隔开了
一抹炊烟的距离

